

何年羽化老枫魂,林立斜阳似拥门

探访武冈十景之“枫门落照”

文/林日新

初闻“枫门落照”之名,是在武冈师范的图书馆里。我从《都梁文钞今编》中翻到这一条目时,只觉名字奇崛:枫何以成门?落照又如何能与乱峰共成胜景?教古典文学的许新民老师见我对着书页出神,便走过来,指节轻叩桌面说:“枫门落照,武冈十景之一,如今属城步。那地方乱峰林立,夕阳返照,极为险峻,也极为壮丽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向往,接着说:“古人写它‘何年羽化老枫魂,林立斜阳似拥门’,你想想,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?”此后多年,这意象便如一枚朱砂印,深深烙在我心上。许老师已仙逝六载,他未能亲见枫门落照的遗憾如同未写完的诗,时时叩击我的心扉。

枫门岭,又名风门或风阳山,在城步西岩镇,为城步与绥宁二县界山。西遏云贵咽喉,东阻宝庆肩背,山势极为高峻,自古以来为黔楚通衢,军事“第一要隘”。以山岭多古枫而名,以枫容秋色取胜,有高映楚天之誉。

上周六下午,笔者随武冈民间文艺协会文友从白云湖采风归来,天色尚早,民俗专家贺先生提议:到枫门岭去瞧瞧,那里可是武冈十景之一的“枫门落照”。同车的四位欣然赞同。于是,车到西岩镇,笔者踏上了这场迟来的探访。车路旁有一路牌:箭头指向城步二中。过二中校门口往西南,山势渐高,林木渐密。抵达青界山林场枫门界时,已是下午六点时,太阳已临近山巅了。这里,古时为武冈通绥宁驿道,山高林深,人烟稀少。我们登上一个高地,眼前是连绵起伏的群山,如凝固的怒涛,一层层推向天际。

此刻,“枫门”正静静地矗立着。那是一片苍青葱绿的树林,层叠的枝叶泛着油亮的光泽。山风穿过林梢,卷起阵阵草木蒸腾的清香。阳光透过密叶的缝隙洒下斑驳光影,落在蜿蜒的山径上,静谧而深邃。这里的枫树不同于别处的妩媚——枝干虬曲苍劲,仿佛是从青岩里钻出来的。它们或斜立于崖畔,或静峙于道旁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在两山夹峙处像两群对情歌的苗家青年男女,中间留出一段宽阔的空间,形成一道天然的“门”。微风一吹,红叶簌簌,如万千只赤蝶翩然,也像为苗家青年在表情达意;风儿一停,那两团殷红便凝固了,像血,像火,像燃烧的晚霞洒落在了空旷的山间。

我们沿着废弃的古驿道向上攀爬。石阶已被岁月磨得光滑,缝隙里长出青苔和蕨草。两旁枫树的根系裸露着,如青筋般紧紧抓住岩石。一位当地林场的老职工跟在我们身后,用夹杂着城步口音的武冈话说:“这古道,从前可热闹呱。绥宁那边挑担子的,武冈这边做生意的,都打这儿过。天黑前若是翻不过枫门岭,就得在山里头过夜——那可是提心吊胆的一夜,山高林密,又有野兽出没。”

他指着远处一座陡峭的山崖:“听老人讲呱,那上头有猿猴,夜里叫起来,凄惨得很,能传出好几里地呱。”笔者忽然想起古人的诗句:“引接啼霜宿水客,五溪三峡听号猿。”千年前的行旅者,大约也是在这样的深秋,在这样的黄昏,听着那哀切的猿啼,揣着满腹的乡愁,一步步



位于武冈市与城步县交界处的枫门岭笼罩着落日余晖下。组图/林日新

翻越这险峻的枫门岭吧。

看着眼前葱绿的枫树,心想,若是到了深秋皆是何种情景?老贺答道:“那肯定是霜叶红于二月花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”老王则背出《都梁词抄》的句子:“丹枫如染带烟光,幻出人间锦绣乡。”“丹枫如戟立千峰,驿道盘空接断虹。乱石吞霞山锁日,寒鸦背火影摇红。”试想:枫如戟,峰如门,乱石真的在“吞”霞,寒鸦的翅膀上更似驮着斜阳的余烬,那景致该多美!

站在这绝美的山谷里,忽然想起王昌龄。他当年贬谪龙标,万里南来,可曾经过这枫门岭?“沅溪夏晚足凉风,春酒相携就竹丛”,写的是龙标的闲适。然而,一个北方的士人,骤然来到这“五溪三峡”的蛮荒之地,面对“猿啼三声泪沾衣”的景象,该是怎样一种心绪?他那迁客逐臣的忧,在朝代洪流中的身不由己的愁,他自己心知肚明,别人却很难想象得到的。

而对于世代生息于此的乡人来说,同样的枫门落照,怕又是另一番滋味了。“牧童唤客休惆怅,前陇牛羊尚未归。”在牧童的眼里,晚照中的枫门,不过是归家的路标,是炊烟升起前的日常光景。“枫叶飘飘带日光,门栏霞绕锦云乡,西山一段人难画,红树村村送夕阳。”这

才是土地馈赠的安宁,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从容。古人与今人,流寓者与土著者,面对同一片山水,感受竟如此不同。

夕阳终于沉了下去,天边留下了一抹胭脂色的余晖。枫门顿时由金红转为暗红,再由暗红转为黛紫,最后融入苍茫的夜色之中。先前那群“舞夕阳”的寒鸦,可能早已回到心爱的山林世间。四周静悄悄的,只有夜风穿过枫林的声音,如遥远的叹息。

下山时,月色初上,枫门在月光下显出另一种幽深的轮廓。有文友遗憾:“这‘武冈十景’之一,如今属了城步,终究有些可惜。”笔者却想起王昌龄的诗: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?”山水相连,云雨共沐,仰望的既是同一轮明月,又何必强分此乡彼乡?武冈与城步,本就是连山共水的手足。这灵秀江山,无论在谁的名下,它不都好好地在这里么?滋养着这一方土地,愉悦着这一方百姓。

枫门尚在,落照绝美,只是驿道荒芜湮灭,猿啼早已绝迹。它曾是古时武冈“十景”,如今也成城步名胜,已是武冈与城步两地人民共同守护、永续传承的文化记忆。

